



导演处女作《六欲天》票房仅过百万

# 祖峰形容新作是“不完美的孩子”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A 电影是沟通,不能太简单

虽然导演处女作《六欲天》迄今票房仅过百万元,但祖峰仍然感恩能拍一部令自己有表达欲望的作品。近日,广州中影国际影城(中船汇店)举办开业典礼,祖峰的《六欲天》被影院选作招待首批观众的影片。这或许是继《六欲天》入围戛纳电影节“一种关注”单元后的又一个高光时刻,祖峰本人也郑重出席。

在祖峰看来,一部电影更重要的并不是两个小时“热闹”,多少还是得跟观众聊点什么。他说《六欲天》就像自己的孩子,“不完美,但我仍然爱它”。与他同来广州的制片人李锐至今仍认为,让祖峰来执导《六欲天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:“祖峰作为导演是合格的,他表达的有些东西很超前,观众现在可能不理解,但未来肯定会认可他。”



《六欲天》艺术水准获认可

“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不能用一段时间的得失来评价它。拍电影的人都是为了流传下一些东西。”当天跟祖峰一起来广州的《六欲天》制片人李锐认为,不论该片商业表现如何,艺术魅力都是毋庸置疑的。他说:“商业片我不太懂,但作为一部艺术片它能入围戛纳电影节,肯定是质量过硬的。”他甚至提到了前阵子批评“漫威电影不是电影”的马丁·斯科塞斯,认为《六欲天》“可能不够娱乐,但确实是符合马丁·斯科塞斯定义的那种电影”。

相比李锐,祖峰本人似乎并不太在意外界对于影片商业得失的评价。他说:“我们是讲故事的人,也是爱看故事的人。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热闹的电影——两个小时呢,就这些东西,会不会简单了一点?破案惊悚悬疑片也是一样,如果只拍这些,那不过是创作者在跟观众做一个猜谜游戏,太简单了一点。电影还是应该多少跟观众聊点话题,让两个小时成为我们跟观众沟通的过程。起码,我是这么想的。”

B 不光我选它,它也选了我

突然当导演,并不是因为感受到什么做演员的“限制”,祖峰称此事为缘分:“不光我选了这个故事,它也选了我。”

祖峰说,这个故事来自一个学生的毕业剧本,最早被他的太太刘天池发现,“她看完觉得很好,而且男主角很适合我来演”。再后来,李锐买下了版权,在沟通探讨的过程中,他发现祖峰已经把把这个戏怎么拍得很透彻了。于是,李锐和刘天池都劝他亲自执导。

祖峰刚开始是犹豫的:“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的本职工作是演员,虽然演员

当导演这件事比较时髦,但我不是一个喜欢赶时髦的人。我的性格也不太爱跟别人交流,要跟那么多部门和人去交流,花那么多时间在事务性事情上,对我来说太难了。”但这个挑战,他最终还是接受了,因为这个故事让他确实很有表达欲。

而李锐则惊讶地发现,祖峰在片场颇具统帅能力:“中国导演90%都会在片场骂人,但祖峰不会。他懂得跟人沟通,因为他有很丰富的表演经验和片场经验,他能让整个拍戏的过程很顺畅。”

C 也曾抑郁过,没啥不能说

《六欲天》是一个关于抑郁症的故事,祖峰饰演的警察得了抑郁症,他遇到的受害者家属也得了抑郁症,而两个灵魂因此慢慢接近。祖峰说,早在拍片前就对抑郁症有一定认知:“身边有人患上抑郁症,也听说过朋友的朋友因为这个病离开人世。我前两年也有过低落的时候,虽然不到抑郁症的程度,但也体验过抑郁的情绪。”

祖峰觉得,抑郁症不是什么不能启齿之事:“人都是情绪的动物。如果太超脱了,跟木头似的,那还有什么意思?

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美丽。”他发现,很多人得了抑郁症只敢偷偷摸摸去看心理医生,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:“我很想用这部电影告诉大家,你大可正大光明地去,抑郁症没什么可丢人的。”

或许因为这个立意,影片走的是“一个人的内心战争”的路子。他透露,原本的剧本结局较为沉重,但开拍前,他在结局中加了一些光明的正能量,希望以此影响那些沉浸在痛苦中的人,“跟过去忘不掉的经历握手言和,而不是一味逃避”。

D 演戏这件事,不能连着干

祖峰发现,做了导演之后,他对电影的理解更有全局观了:“如果单纯做演员,你会长时间沉浸在一个角色里,可能拍完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缓释自己的心情。但做导演,你在拍的过程中就得不断跳出来,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方方面面。你不会注重绽放个人的魅力,因为无论你怎么演,一部电影整体好不好看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祖峰并没有把这次尝试看作是自己“导演生涯”的开始:“这次运气比较好,得到了一个好剧本,下次拍不拍看缘分吧。我的本职工作是演员,这份工作的单纯还是挺吸引我的。如果哪天碰到一个抑制不住想跟大家讲的故事,我可能还会当导演。”

对于演戏,他的态度跟做导演一样“不着急”:“演戏这件事,最关键的是不能连着干。如果太密集地拍,创作力会被消磨掉,最终找不出人物之间的差别。得先把之前塑造的那个灵魂释放掉,你才能去创造第二个。”



祖峰扮演一名患有抑郁症的警察



尼古拉斯·凯奇(资料图片)

## 凯奇演“烂片王”拿自己开涮

因为出演了太多烂片而沦为“烂片之王”的尼古拉斯·凯奇,这次要用一部《天才不能承受之重》来证明自己——凯奇要在影片中扮演自己,一个名叫“尼古拉斯·凯奇”的演员。

影片中的凯奇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响当当的大明星,自负、傲慢又任性,而如今却早已过气,还债务缠身。一方面,他想在昆汀·塔伦蒂诺导演的新片中谋到一个角色,另一方面,他还要处理和青春期女儿之间日渐疏远的关系。为了偿还债务,他不得不参加了一个墨西哥亿万富翁的生日派对。这名富翁是凯奇的粉丝,邀请偶像前来一个目的就是展现自己创作的剧本。

接下来的剧情朝着黑色喜剧发展,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告知凯奇,这个亿万富翁是一个大毒枭,还绑架了墨西哥总统候选人的女儿。CIA招募凯奇作为线人,让他通过与亿万富翁的联系来获取情报。大毒枭对凯奇是真爱,为了偶像,他还特地找来了凯奇的前妻和女儿,希望三人能重归于好。

片中一个好玩的设置是,当下的凯奇会不时和大明星时期的凯奇对话。“明星凯奇”会吐槽“落魄凯奇”演了太多烂片,才会沦落成这个样子。

影片的许多桥段致敬了凯奇以往的作品,如《变脸》《离开拉斯维加斯》《极速60秒》等。这个有趣的剧本由《活宝斗恶鬼》编剧汤姆·戈米肯和凯文·埃顿创作。这是两人创作的一个样品剧本,希望借此推自己,谋求转型。没想到,许多人对此表达了浓厚的投资兴趣。后来,凯奇也收到了这个剧本,随剧本附上的还有汤姆·戈米肯的一封信。汤姆·戈米肯在信中表示,这个故事是向凯奇致敬的一封信,而不是想取笑他。凯奇被他说服,几周后答应亲自出演。

这个项目引来了不少买家,包括狮门、HBO Max和派拉蒙,目前狮门已经进入最终协商阶段,最有可能拿下该片。(邵梓恒)



风靡世界的自然教育如何落地中国?

# 自然教育≠占山为王 身边一草一木都是教材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

德国模式:小而“简陋”,项目学习为主

目前全世界拥有与自然森林幼儿园最多的国家是德国,约1500所。从1968年到如今,德国的自然与森林幼儿园经历了长足发展,从教育理论到实践都非常成熟。

一个德国的自然森林幼儿园如果开到中国,大概会收不上学生、赚不到钱。

一是小,整个学校一般15—20个孩子。德国最大的森林幼儿园也才120人,分布在城市的8个营区,孩子可以每天选不同的自然环境去上学。

二是“简陋”。森林幼儿园并不要求有固定的房舍,野外搭个小棚子或有辆应急车,称之为“庇护所”,提供避险功能,就是一所幼儿园了。

三是自由。每天8:30家长把孩子送到集合地点,十几个小萝卜头在老师带领下就开始往森林里走。在德国深入调研过森林学校的北京学前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、ICEE国际儿童生态教育

机构创始人马琳琳说:“也许今天的教学目标是昆虫研究,但很可能走到中午12点都没到研究昆虫的地方,因为孩子走着走着发现了别的好玩的,大家就凑在一起研究。”所以,教育一直在路上,这种模式需要老师具备非常强的项目教学思维方式,把孩子的探索跟日常教学结合在一起。

四是艰苦。在德国幼儿园的字典里,就没有“坏天气”这个词,在他们看来,任何天气都是不同的体验,即便风雨交加、大雪纷飞,也不能阻挡幼儿们探索的脚步,只是做好各种应急避险措施。

此外,德国的自然幼儿园并不只与森林元素相关,而是开在各种自然场景之中,例如农场、海滩等。

森林幼儿园仅仅是带孩子到自然中走马观花的游戏?当然不是。马琳琳介绍,例如图林根州的幼儿园教学大纲对教学范围的规定有:语言与写作教

育、体育健康教育、自然科学常识及艺术教育、数学教育、音乐教育、美术教育、社会文化、道德伦理及宗教教育等多个发展方面,森林幼儿园都会涉及。

孩子们到了自然环境之后,除了自由探索之外,老师也会把预设的部分课程切入进来,通过集体讨论、小组探索、围圈唱歌等开展教学项目。

自然森林幼儿园的教学主要有三个重点:环境教育、自然教育、关注儿童的可持续发展。

德国关于自然和森林教育的教学体系非常的多,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机构的特质,进行多元化组合。例如,自然游戏教学法,将游戏教学和戏剧教学结合在一起,通过体验—游戏—手工的流程,帮助孩子完成对自然现象的探索 and 发现;荒野教学法,倡导活动都回归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,教孩子射箭、磨面粉、如何在没有化工原料的基础上把食物做熟等方式。

武汉模式:“公园+学校+社区”三位一体

11月初,中国首个自然教育周在武汉举行,“武汉模式”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。

武汉公园大课堂发起人、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处处长唐闻介绍,武汉2016年开始在龟山公园推出“公园大课堂”,先后开启植物导师、植物医生、昆虫夏令营等自然教育课程,至今累计开讲2000余场,3万个家庭参与其中。

去年以来,武汉市探索了“公园+学校+社区”三位一体的自然教育模式。武汉32座城市公园、100多个绿色

驿站开放成为中小学生自然研学基地,创新举办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大赛和自然生态研学等活动,邀请超百名学生成为小湖长、小树长、小园长,这些新颖的自然教育活动带动了120多万名学生和市民广泛参与。

2019年,武汉自然教育扩容,从城市公园延展至大大小小的自然空间及生活日常场景,构建城市绿地系统五园两区+校园、社区等多层次、立体化的自然教育全阵地。教育对象也从青少年扩展至社区居民、市民。

调查:一二线城市公众爱户外运动

论坛现场发布了由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团队撰写的《2019年中国自然教育发展报告》,报告显示,中国自然教育发展呈现日渐成熟的趋势,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认知度达到60%以上;94%的一线城市和88%的二线城市受访者至少每月一次到大自然中活动。

一线城市受访者最喜欢的活动是:观察野外动植物(48%)、户外运动(跑步、球类活动等)(46%)、参观动物园/动物救护中心(45%)。二线城市受访者最喜欢的活动是参观植物园(53%)、自然摄影(51%)、观察野外的动植物(47%)。

对于那些一周至少参加一次户外活动的“积极”人群中,最受欢迎的项目是户外探险类,如攀岩(47%);其次是工艺手工类(45%)、大自然体验类:体验自然生活(44%)。

报告指出,受访者对其自身和其子女接触自然的必要性普遍非常重视,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至少一个月参与一次户外活动。

但是,公众的买单意愿不算强,68%的受访者认为单个自然活动合理的日均花费应在100—300元。意味着对于自然教育机构来说,生存和盈利仍然困难较大。



受访者供图

疑问:人工智能时代,还需要自然教育吗?

世界上第一所自然与森林幼儿园于1952年出现在丹麦,国际对于自然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经超过半个世纪,近年来,自然教育理念也走入中国。

自然教育是什么?为什么需要自然教育?未来都高科技、人工智能了,还需要自然教育吗?

“自然教育”是以自然环境为背景,以人类为媒介,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,使儿童融入大自然,通过系统的手段,实现儿童对自然信息的有

效采集、整理、编织,形成社会生活有效逻辑思维的教育过程。

德国心理分析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说过,儿童需要玩伴——譬如动物,更需要自然:水、泥巴、树丛、空地。

神经生理学研究显示,在大自然中活动可以激起各种兴奋,传导到大脑,产生出运动和行为的反馈;在大自然中获得经验的儿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意识水平、运动技能、社会技能、语言能力、创造力、数学和科学知识都表现优异。